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专题研究 > 儿童文学研究

为孩子辛劳，他感到幸福——叶君健与儿童文学

【作者】王一地

一

不觉间，叶君健老前辈去世已是第九个年头了。

我能够同君健老有比较多的交往，是儿童文学提供的机缘。说心里话，儿童文学能有他这样文学底子厚实、又热心于事业发展的学者领路，是难得的幸事。上世纪50年代，他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有小说也有童话。如深受评论界注目的《旅伴》《小仆人》《画册》《真假皇帝》《哥儿们》《母校》《新同学》《三个朋友》、长篇传记小说《鞋匠的儿子》30万言，等等。冰心赞赏他的作品“扩大了儿童文学领域，以艺术感染力促进孩子们与各国儿童间的了解、同情和友谊”。

但是，君健老的文学活动领域和创作重点，并不是儿童文学。他是国内少有的可用英语、世界语这两种“习来语”写作的作家、翻译家，又是外文版《中国文学》的创办者和多年的主编。他的《山村》《旷野》《远程》总称《寂静的群山》百多万言三部曲，英国菲倍（FIBI）出版社是作为现代派文学巨著出版的，引起文坛轰动，菲倍社在伦敦举行盛大的酒会祝贺，众多的国会议员、文艺界名家出席。《泰晤士报》评论说：“作者感情充沛，又极冷静。作品涵意深邃，颂扬了平凡的烈士和没有被歌颂的英雄。”而且一印再印。之后希腊也买版权出版。

我对他的纯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被冠以现代派不太理解，曾问他原因。君健老笑道：“最初我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原来是内容因素。因为写了北伐时代湖北红安一带的农民武装起义，英国人认为‘一把菜刀闹革命’取得辉煌胜利是奇迹，是值得大书的奇迹。”我说，看起来英国同行的眼力也许有道理，为民主、自由、生存揭竿而起，也可说是又超前又浪漫，精神也是永恒的！他又笑道：“眼下我国却有人认为这类题材过时呢！”

君健老还是最早向国外大量介绍我国文学成就的编辑出版大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就陆续全文刊载孔厥和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孙犁的《铁木前传》、沈从文的《边城》等等，使这些优秀作品能够在国外广泛流传。加拿大就曾照《中国文学》的译文很早出版过《新儿女英雄传》。

二

在引进外国文学名著方面，他翻译的《安徒生全集》对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对小读者艺术陶染之大，难以估量。值得一提的是，君健老的全译本最早也最好，从篇目、标题到作品内涵，他的译文中许多篇章都成了后译者沿用的定标。因为无论译意的准确度、遣词的典雅恰当，以及已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都是难以逾越和更改的，如美人鱼译为“海的女儿”，就是多么美的妙译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国外出版商出版的中文版安徒生作品，也多用君健老的译文。1988年3月，来访的丹麦作家梅林送我一册中文版《安徒生作品选集》，就是君健老的译文。可见他的译名在国外的影响之广。可以说安徒生美文的广泛传播，君健老尽力极大。为此，1988年8月丹麦授予他国家最高荣誉的国旗勋章，表彰他“推进丹、中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

你也许想像不到，一向谦和亲切的君健老，关键时刻会跃为凯旋将军。那是上世纪80年代，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他去争取国际文学笔会席位。当时国外文化界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已步入繁荣还不甚了解，加上一股反华逆流从中作祟，给争取席位造成不小的阻力。君健老不得不以熟悉欧美文学界和自己的文学成就在国外的影响等等有利条件，展开争取朋友支持的艰苦紧张的斡旋，照转述者的说法：真是舌战群雄！终于赢得多数与会学者的赞成，得到的席位还不止一个，北京、上海、广州三地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495]

评论数[0]

都有。我国首次参加在美国举行的那届国际笔会时，代表团内还有多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编辑工作的黄庆云同志。我是那么地感到欣慰。有一次忘了是怎么说起的，君健老笑道：“我理解你高兴的原因，虽然有人轻蔑儿童文学为‘小儿科’，在国际上却是倍受关注的大文学，从事者理所当然地都有资格参加国际笔会！”又调侃我：“你大可不必浪费情感去过于欣慰。”

他的幽默调侃，道出了他的儿童文学观。也就不需解释他虽不是专写儿童文学的作家，却多年倾力推动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原因了。他同国内外所有文学大家一样，关心着世界的未来，也就必然重视儿童文学。正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发现了孩子。”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虽然他工作那么忙，坚持业余写作又分秒必争，但无论是全国或省市召开的有关儿童文学创作的聚会，只要请他，他都挤时间参加。他是《儿童文学》杂志的编委、顾问，《儿童文学》举办的活动、召开的会议，只要在京，他从不缺席，而且每次会上他都发言，言中必有切实可行的建议，尤其有关国际交流方面的意见，总是精到适时、具有建设意义。

譬如，早在1981年《儿童文学》年终编委会上，他就提出调整观念，走出去，重视儿童文学国际交流的问题。他说：今后的世界不可能闭关各搞一套，国与国的关系，进入了彼此影响、共同发展进步的新阶段。传播人品、情操、道德教养是儿童文学的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各国有关共识，因为青少年时期的健康成长与儿童文学作品所含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所以说儿童文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最有发言权。在谈到东西方儿童文学差异时，他说：西方主张16岁以下的孩子和平成长，不以阶级斗争、暴力、恐怖等内容干扰；强调儿童文学是供孩子欣赏的文学，要以孩子的阅读兴趣、心理成长需要、思维接受能力等等决定作品的式样、笔法、主题思想深浅，不由大人的观念决定，这些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还谈到作品内容，以往我们注重阶级教育，仇恨成分多，从阶级情况已经变化、从有益于社会稳定、青少年性格合理成长等方面考虑，儿童文学还是以爱的内涵为主更合适。在国际交流方式上，他还谈到版权交易，说这是当今文化交流的新潮流，也就是市场交易方式，儿童读物出版界应该积极尝试，因为这既可借以扩大自己的文化建设成就的国际影响，又有经济效益，又是为人类文化发展作贡献的合理办法，何乐而不为！

1986年春节拜年时，他又谈到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开阔眼界、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培植民族文学巨人的想法。他说文学巨人必须文学作品艺术高超，文学理论精辟，学问渊博，通晓古文，也通晓外国文学，其艺术成就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把人类精神世界引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又说，儿童文学是大文学，就含有文学巨人培养基础的意思，儿童文学对未来的担负何等重大！

君健老的这类谈话，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时期听来，既新鲜又令人开窍。难得的是编委成员冰心、严文井、华君武、金近、袁鹰诸老及柯岩、刘心武、吴泰昌、曹文轩、樊发稼、崔道怡诸同志，都有这样的开放意识，在他们不同方式的支持下，《儿童文学》做过许多尝试。但那时候清规戒律太多，最初的有效尝试只能体现在特别注意发表翻译作品上。据1987年统计，80期里就有250多篇。在德国汉诺威一次作家聚会上，我讲到这数字时，引起德国朋友的惊喜。大概他们从未想到我们的刊物会如此开放，会如此重视国际沟通。

为提高译文质量，1984年1月《儿童文学》还专门举行过译文研讨会，君健老着重介绍了欧美儿童文学在题材、主题涵义、艺术式样等方面的新特色。入会的30多位翻译家高兴地说，几十年来头一次开这样的专业研讨会。1989年又举办过“儿童文学国际和平友谊征文奖”，中国作家沈石溪、苏联作家尤里·约西佛维奇、德国作家斯托凡·托巴兹、澳大利亚作家贝林及三位翻译家获奖，在他们的感谢之情中，还对我国如此重视国际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表示极大的赞赏。

三

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君健老特别关注的议题。1986年10月，《人民文学》拟增设儿童文学专栏，专门开会征询意见，君健老特别高兴。他热情洋溢地谈了四条意见。其中除建议对有新意的作品、有争议的作品和青年作者的作品尽量给予发表机会外，为首的一条意见就是艺术质量。他强调说：“净化心灵、升华心灵，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使命，在内容深刻有启发意义的前提下，艺术就是第一位的。”又说：艺术准则很多很复杂，每个作家还有自己的艺术个性追求，但要测验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听听孩子们读着是否有趣并深受感动，人物形象引起的爱或憎是否深刻难忘，称得上文学的作品，都会有这种艺术魅力的。又说：《人民文学》刊发儿童文学作品，是为推动创作，艺术欣赏品位越高，才容易引来更多的艺术精品。

1989年8月，在安徽作协召开的“皖、台儿童文学交流会”上，1990年在湖北少儿出版社举办的“三峡笔会”上，他都谈到儿童文学艺术问题。在“三峡笔会”上，还着重谈了艺术品位、艺术格调、艺术手法、精美的语言对孩子们文化素质的潜移默化作用。因与会者大都是青年作者，还谈到作家的艺术修养、作品的生命力、作家丰厚的生活体验与提高作品艺术质量的紧密关系。应听众的要

求，又谈到生活感受上升为艺术感觉、概括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以及儿童文学要把握童年心理写出童年感觉等问题。即使这类话题，他也幽默诙谐、和蔼亲切地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大报告架式，引动江轮上欢声笑语不断。

四

在我心目中，君健老是位真正值得尊敬的德隆望重的老前辈。他的美德体现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他患病以后，家里找的保姆是位不到20岁的女孩子，我一直以为是他们的孙女。他们出学费、书费供她读师范学校。“为的叫这孩子提高文化程度，以后能对社会有更大的作为。”苑茵老有一次跟我说。原来女孩为全家生计，念完初中就不得不进城打工，引起两位老人的怜惜。苑茵老说时很随意，在她来说算是件家常小事，但叫保姆读书深造，恐怕很少有人做得到。

君健老和苑茵老都是“三八式”老革命。当年君健老去英国，是受丘吉尔首相邀请，我国派他去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殊死斗争和必胜决心。两年里他深入英国城乡基层唤起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极大同情和支持。二战胜利后他才入剑桥大学攻研欧美文学。但多年来只被当作回国参加建设的知识分子，他从不计较，也不提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办理退休手续时，中央组织部才发现、纠正。

多年来君健老的积累可算为财富的惟有图书，尤其大量原版外文图书。1997年他把一万多册图书及朋友们所赠的书画珍藏，全部送给湖北故乡建立了图书馆。我开玩笑说：“你真正是无产者了。”他笑道：“不，已允许买下这份给我的单元住房了。”

对待文学界的晚辈，他向来友谊相交，从不显示自己的经历和创作成就。就是在外国友人面前也是一样。1987年德国汉堡作家豪斯特来我国访问三个月。访问过君健老之后跟我说：“从资料上和你的介绍中得知叶先生著作丰硕、知识渊博，可是他给我讲的尽是贵国其他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成就，却不谈他自己，这是为什么？”那神情好似是受了莫大的慢待。我只好说：“请你理解，谦逊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涵养越高的学者更不习惯‘推销’自己，这大概算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吧！”他听了才开颜耸了耸肩膀，说：“啊，我又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叫人更为感佩的是，君健老到老都保持着创作激情，重病期间大概也放不下构思，因为病情一好转就立刻奋笔疾书，从1994年至1996年养病三年，竟出版了五部作品。读着他送我的小说集《相逢在维也纳》，那跳动着时代脉搏的内涵，简洁生动典雅的语言风格，艺术人物形象的鲜明刻画，难以相信是出自有病的老者之手。

没有听他说过自己的写作计划，我相信他是有宏大的写作计划的，但是多年来客观条件干扰了他的艺术才思的施展。在他卧床不起时我去看他，他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轻声说：“不能写东西了……白白浪费了多少光阴……”我的心一阵尖锐的刺痛！想起“文革”时期，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劳动改造，白天清刷厕所、打扫环境卫生，干不完的体力活儿；晚上时常秉灯熬夜修润译稿、拼版校对、看大样，担心出差错有失国体，也歉对国外的读者；而自己的业余写作却不得不搁置……这种遭遇何止君健老一人！

写到这里，一件往事又涌上心头：那年，君健老从国外出差回来，刚进家就给我打电话。原来为引进挪威作家T·埃格纳的一部著名作品，丰富我国孩子的阅读领域，他不顾劳累，抱着77块沉重的图画制版登机回国。他跟我说：“作者很高兴能叫我国的孩子读到他的作品，为保持印刷精美，他特地花了几千美元为我们制了版子。我担心国际邮寄万一画版有损坏，岂不辜负了朋友的美意，也影响我国的小读者早读到这么好的书！”那部作品就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多次再印的《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

这就是我们的君健老！在多么繁忙的奔波中，他心里也记挂着孩子！为孩子们辛劳，他当成莫大的幸福！

【原载】《文艺报》2008-09-25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更多
加盟
信息

